

# 在大地的中央向世界遥望

## ——论艾青诗歌的现代性

徐 源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17)

【内容摘要】本文以对艾青诗歌的主体意象群的美学及象征意蕴的研究来梳理、分析艾青诗歌中立足于本民族的“根”而又具有的全人类性视点的现代性特征。本文认为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首先来自于他在面对个体和民族的困厄、苦难境遇时的抗争,对理想和光明的坚执和内心超越性的精神;其次来自于他的诗歌创作对于西方象征主义和印象画派的借鉴。内容的丰富和形式的创新使他的诗歌艺术从个体内心走向对永恒世界的探求,因此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给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建设文化大省、弘扬浙江精神的背景下对艾青诗歌现代性的研究又具有了现实的指向意义。

【关键词】艾青诗歌 象征主义 印象画派 苦难 超越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7-0106-05

艾青的诗歌创作与20世纪同行,他的诗歌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就其内涵而言表现在:他的诗除了反映和表现本民族在20世纪的心路历程,及其所经历的外在与内在的坎坷沧桑变故以外,对“人类性”问题的关注始终是极为突出的特色,后者使诗人的创作不仅是站在本民族的“根”上,更将眼光放到了世界性的对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描摹和拷问上,这使艾青的诗歌具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超越性。

“现代性”意味着诗人立足于本民族,而又放眼世界和人类的真实生存状态,以诗歌为媒介实现对人类精神成长历程、人类命运、人性弱点的探讨。在他的诗歌中,诗人不仅仅是作为本地域或国家的诗人而存在,更是作为心怀人类理想的诗人而在。

本文将从艾青诗歌的现代性表现和艾青诗歌的现代性成因两个方面来探讨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

一、艾青诗歌现代性的表现——以艾青诗歌创作的主体意象群为例

(一)艾青诗歌中“土地”意象群的现代性特征

诗人贯注于“土地”意象群中的爱与忧患相结合的情感,既蕴涵了个人对民族的热烈而持久的不离不弃深沉的爱与忧患,又将这情感理性地指向了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全人类。“人”艰难前行的历史不正像诗人对土地的感情吗,艰难但执着,美丽又不失忧郁,会暂时离开,但落叶总归根。人类的文明历经无数坎坷和苦难且行且歌不正是基于土地之上的这种情感吗?

“土地”在艾青的诗歌中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又是艾青表达心中的爱国情感的寄托物。“土地”之于诗人不仅如

母亲之于孩子,也如一个久别的归人看到故乡的回眸。土地系列诗歌中贯穿于始终的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与主题是——对于土地的真挚而又深沉的爱。这种刻骨铭心的大爱,不仅因为土地的富饶,土地的美丽和勃勃生机,还有它的贫瘠,它的不幸,它的无尽的苦难,特别是苦难,是不可忽视的艾青土地系列诗歌中重要的核心元素——没有苦难,诗人也好,我们的每一个个体也好,对于土地符号寄寓的母体、家园、民族的爱就会缺乏起码的厚重的支撑,这样的爱是飘忽的,甚至是肤浅的,而且在艾青诗歌的苦难里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愤怒的反抗的压力。这力的根柢来源于诗人对土地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沉的爱,这爱像土地一样博大、古老、恒久。这种爱的永恒性与土地的广博一样作为民族文化心理沉积下来。

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诗歌所用的意象有“老妇,行人,土地,马车,农夫,痛苦的皱纹的脸,小油灯,破烂的乌篷船,蓬头垢面的少妇,雪夜的草原”等,它们浓缩为我们民族苦难的象征。诗人内心忧国忧民的情怀从个体的忧郁到对人类命运的忧郁指向虽是中国人民在战乱中深沉的忧患意识,但忧患里寄寓的却有全人类性的对母体/祖国/家园的深沉的“爱”,与建立在这永恒的爱的基础上的对光明的企盼与希望。“这是一个忠实的灵魂面对血火交进的苦难现实所迸发出来的一次火花的闪光。”“满腔赤子情怀……至今感动着千万炎黄子孙……因为它是民族的心声。”<sup>〔1〕〔P95〕</sup>

“生命源于土地也必将归于土地”——艾青土地系列诗歌中的某种宗教精神不仅是完全投身于土地中的情感的支撑,还有对于以上这种起源与献身的生命定律的认识。

\* 作者简介:徐源(1974-),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当然,与“土地”系列诗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抒情主体的忧郁的情感,这种忧郁来自艾青性格中的忧郁的因子更来源于承载于土地之上的深广的苦难与中华民族对抗这苦难的伟大的“力”,忧郁而未悲观,也是因这忧郁后蕴藏的对希望怀着憧憬的“力”。

土地意象系列还蕴涵了诗人内心对母性(母亲)的思念与爱的渴望。这之后的人物符号是大堰河而不是他的生母。如写于1954年春的《双尖山》、《可爱的双尖山,你是我的摇篮》等。

以上所说的寄寓于苦难中的“忧郁而不悲观”的精神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面对苦难的“韧”的抗争的具象的隐喻和象征。也是对孕育自己的母体的思念与渴望,这是与内心的理性融合的审美,表现为寄寓在土地系列诗歌中的“悲壮”的美感。

我们常说民族的——世界的,并非一定要描绘全人类的生活图景与内容才能导向永恒或对全人类的关照。写民族的内容与现实个体的灾难与困苦同样可以导出爱,导出建立于全人类基础上的永恒的情感。所以艾青的忧郁除了童年经历及个性的气质外,更与他经历的这么多个体与国家的困苦有割不断的联系。而以“土地”为核心意象群的这些承载“苦难与希望”的诗歌将“民族—世界”放大并以文学的述说给予我们时代以厚重的精神滋养。

## (二)艾青诗歌中“太阳”意象群的现代性特征

“太阳”意象群象征性地表达了诗人对光明理想的追求,和对生存与死亡的哲理思考。前者之于时代和民族给我们这样的文学的传达——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承受了太大的苦难,所以与苦难相对的这光明与希望又显得如此宝贵并值得诗人用自己的生命去献祭,去殉难。后者则蕴涵了丰富的宗教情怀,这是由此岸向彼岸的延伸,最终必定与现实的人生结合回到此岸。这种诗性兼宗教的思考不仅指向本民族,更内化于整个人类的心灵深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艾青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个民族更属于全世界,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心底的普遍情感与信仰,并以自己的一生在实践。

因此对艾青诗歌中基于“土地”的苦难,和苦难之上的不离不弃的情感与基于“太阳”的对光明和希望的执着追求是我们在理解他的诗歌时必须紧密结合的。

如诗歌《太阳》中“太阳、火轮、光芒、生命、冬蛰的虫、火焰”等意象与“远古的墓茔、沉睡的山脉、陈腐的灵魂”形成对照,衬托出诗人对生命的执着的“确信”,正是这“确信”使诗人历经坎坷而后“归来”并保持了对光明的信仰。

再如诗歌《向太阳》中,“太阳”意象始终与国家的苦难,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象征着人们对光明、理想、和平、安宁的生活的渴望,由于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这诗歌也就具有了更丰富更厚重的支撑。“我终于起来了/我打开窗/用囚犯第一次看见光明的眼/看见了黎明/——这真实的黎明啊”“我沿着高墙/走着又走着/我的灵魂/不论白日 and 黑夜/永远的唱着/一曲人类命运的悲歌/昨天/我曾狂奔在/阴暗而低沉的天幕下的/没有太阳的原野/到山巅上去/伏倒在紫色的岩石上/流着温热的眼泪/哭泣我们的世纪/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诗人眼中的太阳是美的,这美感并不仅仅由太阳的形象本身而发,这美来自力量,来自它让沉浸在无边黑暗中的人们看到希望的力

量。“我看见日出/比所有的日出更美丽//是的/太阳比一切都美丽/比处女/比含露的花朵/比白雪/比蓝的海水……”

从民族的苦难延伸到整个人类对自由和平的期待,使艾青的“太阳”系列诗歌在艺术上实现了超越,使诗人不仅作为一个民族或地域的诗人而存在,而具有了普遍性的价值。“太阳/它更高了/它更亮了/它红得像血/太阳/它使我想起法兰西美利坚的革命/想起博爱平等/自由/想起/德谟克拉西/想起《马赛曲》《国际歌》/想起/华盛顿/列宁/孙逸仙/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是的/太阳是美的/且是永生的……”“我们爱这日子/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苦难/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饥饿与死亡/我们爱这日子/是因为这日子给我们/带来了灿烂的明天的/最可信的喜讯。”

在诗歌《吹号者》中,“吹号者从一个普通号兵中超越出来,进入空间上人类普遍的命运遭际和时间上生存无限的历史进程去,而他殉道的悲壮行为和生命的永恒价值成了天地间一种至真、至善、至美者的精神化身。”<sup>[1]P115</sup>吹号者形象的艺术性还表现于他对光明的近乎于宗教徒献身信仰般的执着的监守与热切的盼望。吹号者之悲的基础不是他最后之殒身,而是他为捍卫国家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勇于牺牲的精神和他对土地代表的母体的“爱”。“他寂然地倒在了直到最后一刻都深深爱着的土地上。”

由此,“吹号者”在艾青诗歌中不能作为一个表层叙述的形象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意象化的象征形象存在的符号,具有为光明而献身的“类”的代表性。

“好象曾经听到人家说过,吹号者的命运是悲苦的,当他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时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

“这好象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对诗人的太理想化的注释。”“但又何止是暗喻一个为时代而歌唱的诗人呢?”<sup>[1]P115</sup>凡人类社会中为追求至真、至善、至美而献身的志士仁人都可以在“吹号者”身上找到他们的影子,所以“吹号者”这个形象还存在着第三第四层次的含义——把一个为抗日战争而战斗的号兵和一个为时代而讴歌的诗人叠合在“吹号者”这个形象上。

如果说《太阳》、《向太阳》、《火把》这些诗歌基于诗人于黑暗中对光明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的话,那么诗人历经21年的浩劫后“归来”所写的《光的赞歌》则具有“曾经沧海”般时空的穿透力。黑暗让诗人进一步认识到了“一粒微尘的渺小”,而穿越黑暗雾障的阻隔,光明的最终来到又给诗人提供了重新认识和定位个人价值的途径。

“太阳”、“光”等系列意象不仅作为“光明”、“希望”的象征出现于艾青的诗歌中,同时作为对抗苦难的系列意象,传达了诗人渴望“再生”甚至“永生”的信念。对“永恒”性的追求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情结。特别面对个体与类(国家/民族)的双重灾难,这渴望会显得更强烈。但是仅仅沉浸于苦难中并不是应对苦难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以希望与光明去抗衡才能形成对苦难的最终超越,从这个层面而言,《太阳》、《煤的对话》中由死而生及《吹号者》、《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光的赞歌》中的由生到死再回到生,却寄寓了作者对“生”及“苦难”的更形而上的思考。而诗人运用的“太阳”、“光”等意象本身就具有某种永恒性和对现世的

超越性,这既是人类生命延续和创造的基础,也是承载诗人精神的基础。

### (三)艾青的咏物诗、颂母诗的现代性特征

除了对以上所举的“土地”、“太阳”等主体意象的剖析外,艾青的许多咏物诗、颂母诗也传达了超出诗歌语言本身的具有开拓与超越性的深层意蕴,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这里的情感超越了个人感恩的氛围而推向了人类的宏观——对弱小、卑微、无助、困苦但善良、淳朴、真挚的人性的礼赞。“从狭窄的自我走向了世界,从渺小的个人通向全人类”。“爱与悲,苦难与大堰河的笑,苦难意识与永远在挣扎的人间”,“他的歌总是我的歌”<sup>[1][P82]</sup>。

《大堰河》中呈现出的悲壮的情境,是诗人在狱中的悲苦、受难引发的某种共鸣,当然也正是在这“悲壮”中,诗人获取着某种向前的“力”。这力不仅让诗人抵御困苦、屈辱和无助,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苦难的深渊最终走出来的“力量的源泉”。《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人类在悲壮中执着前行的历程的象征。

《启明星》中诗人面对即将消失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启明星”,仿佛听到了鲁迅当年在《影的告别》中对黑暗与光明的沉思。不同点在于:鲁迅之于黑暗显得孤独而苍凉,而艾青则决然地投身于光明的行列,这可以看作是艾青咏物诗的永恒主题之一。

在艾青的咏物诗中有许多既象征了诗人人格又象征了民族承受苦难依然充满奋进与希望的坚韧品格的物象。《山毛榉》、《古松》、《礁石》勾勒了诗人内心饱经沧桑而又从容达观的心态,“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礁石》1954)这里的“礁石”意象更是诗人人格化的象征,面对再大的风雨和困难,都能够站立着乐观地面对,在写这首诗时诗人是否已经对将来的近二十年的风雨有了清晰的预感我们不得而知,但此后诗人历尽苦难和艰辛后仍执着地坚守并“归来”,却正是这诗在诗人人生路程上的写照。

“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在万顷波涛中打滚/一身是玉石的盔甲/保护着最易受伤的生命/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虎斑贝》)。这诗中我们读到对生命的偶然的感激和对美好的世界的热切的爱和向往,在这首诗歌结尾的两句我们看到了诗人历尽艰辛而后仍能对生活保持这样热切的爱和精神根源。

诗人咏物诗中的现代性通过形象中寄寓象征的手法做到了简约的同时使形象与哲理内蕴结合的层次,譬如他的《手推车》,民族的没有穷尽的苦难通过“北国”这一孤独的“手推车”形象得到了展现。“生命的存在犹如手推车一般,以毫无遮蔽的姿态裸露,没有庇护,没有居所,任凭寒冷风沙吹折,饥饿贫困侵袭,永远流浪,永远孤独,大地是包孕万物的世界”<sup>[2][P80]</sup>。对苦难的抗争与生命的坚韧性一起成为这首诗歌现代性的表征。

艾青的咏物诗传达了诗人个体历经万千磨难重见自由与光明的欣喜,在欣喜之后的不乏忧郁的沉思。在对生命遭际偶然性的剖析与对生命之美的礼赞与歌颂中又似乎象征

着国家与民族寻求光明与自由之路的坎坷与艰辛。“归来”不仅仅是诗人个体的回归,也是民族历经苦难后的拨云见日。当然从诗人的作品中我们也感悟到如果个人、民族、国家没有经历过空间和时间上都如此漫长的苦难,民族文化心理的深沉积淀也不会对光明与希望有如此厚重、辩证、韧性的认识。“归来”不仅是诗人个体的写照,也不仅仅是我们民族历经万千困厄而始终不弃对自由光明的追寻的象征,更是人类文明发展曲折经历的缩影,艾青不仅是用诗歌,更是用他的生命在向我们展示着我们已走和将走的这一段路途。

### 二、艾青诗歌现代性的成因

(一)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首先来自于他在面对困境、苦难、理想时内心的抗争、坚执和超越性的精神

如《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中在苦难中寄寓的对光明的憧憬,不仅寄寓了诗人个体蓄积在心中的对苦难的感受,也表现了诗人对光明和希望的信心。这首诗中的“土地”意象更有下面的象征意义——一个民族的新生与振兴必然要经受苦难的折磨、悲愤的抗争,才能最终奔向温柔的黎明。这样就由诗人个体的情感延伸到了整个民族的稳定的心理——对苦难的正视、超越基础上的对光明的恒久的信心。

诗人一生写下了许多以“苦难”为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是诗人由黑暗现实与光明理想的对立冲突引发的内心的冲突的象征,寄寓了诗人对于民族、时代和理想的近乎宗教般的献身情怀,象征了诗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更代表了诗人面对生活中不幸甚至毁灭性的痛苦时所表现出来的抗争意识和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等。每一个伟大的诗人,当他创造出伟大的诗篇时,艺术的灵感与价值不仅与他个体有关系,也与他处的这个时代和他立足的土壤有关系。艾青这种面对苦难仍执着坚守信仰坚守光明的精神决定了他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属于人类,他诗歌所表现的面对苦难和理想的态度不仅象征了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艰难前行的中国人,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诗化表述。因此他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脚下多灾多难的土地,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更属于全世界。所以我们说——他代表了在漫长的困境中坚持信念的人,他的诗根植于土地,又超越土地,根植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根植于民族,又超越民族。

(二)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还来自于诗人以开放的艺术胸怀,吸纳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营养——以艾青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借鉴为例

艾青诗歌的象征主义特性与其受到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影响密切相关。艾青于1929年春天西渡法国留学,在法国度过“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自由”的三年,他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兰波、魏尔伦、阿波里内尔、比利时的凡尔哈仑、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的影响。艾青在《为了胜利》一文中指出:“我不隐讳我受了象征主义的影响”,“我的诗里有些手法显然是对凡尔哈仑的学习——这位诗人如此深刻而广阔地描写了近代欧罗巴的全貌,以《神曲》似的巨构,刻画出城市与乡村的兴衰的诸面目,我是始终致以最高的敬仰的,而他的那种对未来世界的向慕与人类幸福彼岸之渴望,更是应该被这艰苦的世纪的诗人们公认为先知者的声音的”。

这里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象征主义对艾青诗歌创作的影响



### 1.艾青诗歌在内容上受象征主义影响的表现

诗人从象征主义美学观出发,把个体生命的价值同民族的苦难与抗争结合起来,化成诗行,力图表现和追求文学上的恒久价值。在其所有诗歌中,艾青选择了土地、都市、江海、光明四大意象系列,这四大意象系列的选择和安排体现了艾青诗歌的象征主义美学原则,每个意象系列都有丰富的象征暗示,表达了诗人从咒骂黑暗到寻找光明的象征价值与心理历程。

在诗歌《大堰河》中,苦难而不屈的中国在“大堰河”这个普通的中国母亲的形象中得到了最诗意而典型的表达。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大堰河”也成为了在无边的苦难中仍有着生命的坚韧的力和深沉的爱的“大地母亲”的象征。作为深爱着大堰河的“地主的儿子”,“我”在生命中在诗歌艺术里都将这爱这苦难这坚韧埋在了心底。在那个“落雪的早晨”,“我”想起的地下的大堰河,也便成为了诗人一生的精神源地。从此,不管“地之子”的艾青物质生活如何艰苦困顿,精神生活如何阴郁痛苦,作为土地哀唱者的诗人,他对无数“大堰河”般的中国母亲,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是始终不变的。诗人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他对土地爱得深沉,诗人心中常含着忧郁因为民族的苦难(中国母亲的苦难)太过深重,这是艾青的风格,不也正是苦难中所有“地之子”的精神象征吗?从这里出发,艾青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诗歌象征世界。

艾青的泪水是面对无数“大堰河”“补衣妇”般的中国母亲而流,是面对脚下这片太过苦难的土地而流,艾青的诗歌象征也便从个体走向了民族,走向了人类的普遍性,为此,他愿永远地行吟,永远地在大地中间行走和流浪……

如果说土地意象承载了诗人面对个体和民族苦难时的坚韧不屈的“力”,承载了对扎根在地下的生命的感恩,承载了诗人对土地所象征的祖国和民族的深挚的情感的话,“太阳”意象系列则象征了诗人对永恒的光明的期待。苦难和忧郁不是诗人精神的全部和根本,苦难中对光明的坚韧诉求才是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和精神标杆,这样拯救之路必然地落在了光明意象系列中。

在艾青的《太阳》、《黎明》、《向太阳》、《吹号者》、《火把》、《旷野》、《黎明的通知》、《野火》、《给太阳》、《太阳的话》、《光的赞歌》等诗歌中以太阳、火把、黎明和其他光明作为象征物,表现了诗人即使面临个体和民族巨大的苦难仍不弃的心中光明的渴望,这不仅仅对诗人个体是有意义的,对民族和人类的精神世界追索的历程也是有意义的。

对太阳、光明的崇拜是一个世界现象。中国有祭祀日神的仪式和追赶太阳的神话,西方有盗火救民的传说,艾青意象的选择从这里可以找到原型。普罗米修斯追逐光明之火惨遭天帝的迫害,夸父追日则“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遂渴而死”。追求光明的道路似乎总是充满了艰难和困苦甚至死亡。《向太阳》是诗人在追求光明的路上愿意自我牺牲的象征“在光明的际会中死去”。光明意象系列在艾青诗歌中还延伸性地被并赋予了“民主和科学的理想社会”的象征含义,这又是诗人的诗歌创作现代性的进一步体现。《烧荒》要“犁开一个新时代”;《向太阳》是以“最高的热度赞美光明,赞美着民主”;《火把》洋溢着民主精神;《光的赞歌》反对专制、愚昧,歌颂民主,这些都是以“光明”为核心意象进行象征的诗篇。

### 2.艾青诗歌在形式上受象征主义影响的表现

艾青诗歌在象征手法的使用上受到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他说:“受人影响(指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可以是他的一首诗,还可以是他的一句话。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波特莱尔、兰波和阿波里奈尔,但我的确从《恶之花》,从《醉舟》中把握到一些现代诗的艺术规律,这种艺术思维规律对发展我们民族诗歌传统是很有启示性的。”象征主义对艾青诗歌的影响是整体性的,除了前述对其内容上的影响,在形式上象征诗派也影响了他的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形式,并特别表现在他的诗歌语言技巧上。

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多义化、模糊化的特征在艾青诗歌中得到了较广泛的运用。譬如《煤》中,“煤”是“同类”的“毁灭”与“沉默”的象征,更多的是抒情主体自省与追求的象征。《鱼化石》是象征主义色彩很浓的一首诗,其象征体“鱼化石”既写鱼化石又写主体的沉默,暗示诗人的品格特征,也可以理解为象征了某种哲理。在《镜子》中,“镜子”既可以理解为“真理的试金石”,又可以象征历史,还可以象征诗人的高贵品质。在艾青的许多咏物诗中,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运用使诗歌既具有客体的客观性,又具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性,主客体中都融进了诗人的经历、感情、品格等心理内容,从而拓展了诗歌的内涵。

象征主义对艾青诗歌的影响从内容的选择到形式的表现,体现出广度与深度。艾青诗歌的艺术成就与象征主义密不可分,不仅体现在他吸取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艺术手法的若干优点,还体现在他将象征主义作了个人的、民族的转化,让诗歌成为个体、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连接的纽带,这样的诗歌情感更具崇高美,这样的诗歌象征更具普遍性的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对我们当代的诗歌和文学创作又有了现实层面的借鉴意义。

(三)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特征还来自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汲取了其他艺术形式的表现力——以艾青对西方印象派绘画艺术风格的借鉴为例

艾青早期的绘画生涯和他对西方印象派、后印象派绘画的钟爱影响了艾青感受世界和艺术再现世界的基本方式。艾青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内涵与他的绘画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

印象画派对艾青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印象派绘画顺应眼睛的视觉生理要求,要求画家客观真实地面对色彩的世界,在艾青的诗歌语言中他十分注重通过有色彩的语言来表现诗人对生活的质感和直接印象,使生活形象得以真实质感的再现。如“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中用明快、鲜亮的黄色比衬暗淡、忧郁的紫色,显出某种神秘和伤感。《生命》中“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用“白”表示旧我的忧伤寂寞,“红”象征新我诞生的活泼。红白互补,突出地表达了诗人对光明、新生的向往。

对印象派绘画的钟爱,使艾青诗歌的色彩丰富而浓烈。像“蓝色的海”、“绿色的波涛”、“青色的河流”、“蓝色的静脉”,还是黎明之前“铁黑的夜”、乞丐“乌黑的手”、农夫“泥黑的脸”、战场上“暗绿色的草苗”、“血色的旗”、“透明的夜”、“金色的花束”、“红的花 绿的草 金色的种子”等有色彩的意象的使用都在告诉我们,这分明是一位作画的诗人。艾青曾经说“一首诗里面没有色调,没有光彩,没有形象,那么艺

术的生命力在哪里呢？”

第二，诗人对题材的获取和诗歌创作灵感的激发上也受到印象画派的重要影响。例如后印象派绘画大师梵高用一生去描绘画家生命力的象征——“太阳”系列。在艾青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的以“太阳”为主体意象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作单用太阳作诗题的就有《阳光在远处》、《太阳》、《向太阳》、《给太阳》、《太阳的话》、《太阳岛》等。这些诗歌色彩明丽、激情万千，诗人对太阳的讴歌和献身光明的激情与梵高的热烈何其相似。艾青诗歌中出现的许多与太阳有关的意象，如光、黎明、火、朝阳等，他们通红、金色、浅黄的色调，或强烈或温柔的光与色，特别是形象或画面上火焰一般燃烧的强烈色彩都显示了艾青对光明的渴望、追求，也透出诗人与西方印象派、后印象派绘画的相通之处。

艾青诗歌和印象派绘画都深情关注土地和农民的题材。例如梵高的《土豆的人们》充满了画家内心宗教般的情感和对农民们的敬爱。他的《一双鞋》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劳动者生活的贫困和劳顿，梵高的一生都是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的，这双鞋似乎成为了他自己的精神写照。艾青则用不朽的诗篇描绘“中国农村的亘古的阴郁与农民的没有终止的劳动”。这也显出他与印象派绘画之间的相通。

第三，印象画派对艾青的影响还表现在诗人对捕捉生活瞬间感觉的重视。

印象画派强调直接感觉、瞬间印象和总体氛围。雷诺阿说“不要根据条规和原则进行，只画你所观察到的，要果断地画，因为最好不丢掉你所感觉到的第一个印象”。而莫奈比任何画家更着重于捕捉一瞬即逝的景象，他说“我所画的仅是印象而已”，“风景画仅仅是属于音响、瞬间的事情”。艾青在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时提出“诗人应该有和镜子一样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还在法国学画时，他就“开始试验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瞬即逝的感觉印象和自己的观念之类，学习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美的运动……”这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注重将那些转瞬即逝、难以捕捉的“感觉印象”塑造造成视觉性极强的艺术形象。在《当黎明穿上了白衣》中，所展现的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印象与视觉美感。转瞬即逝的晨雾的新鲜、流动、质感，那样可以触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值得我们去深味的是，艾青诗歌与印象派绘画在全力捕捉“瞬间”中收获了时空的永恒，这应该是艺术的一条普遍的规律——以瞬间通向永恒。诗歌的力量不仅在于诗歌表现了什么，更在于它是怎么表现的。

对于西方印象派绘画从形式到内容的借鉴，不仅扩展了艾青诗歌创作的内容，也使诗人在诗歌形式上有了创新。他的诗歌创作对于光、色和瞬间的敏锐捕捉受益于西方绘画，又根据诗歌创作的需要将这些元素进行民族和现实的转化，进而与诗歌创作相融合，形成诗歌里的光、色与瞬间印象。这些又不是西方印象画派的简单模仿，而是西方艺术精神与民族传统、地域文化特征及艾青个人气质的“契合”。

民族的艺术要走向世界，在艾青对西方印象画派的借鉴和内化中给我们以现实的参考。

### 三、艾青诗歌现代性特征的文化指向意义

艾青诗歌的现代性是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中国

文艺的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汲取艾青诗歌现代性的营养，促进文化、文学健康地发展，促进世界范围文学的交流，使我们的文化和文学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不仅对于艾青的故土有意义，在建设文化大省，弘扬浙江精神的背景下对加强浙江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研究也是有参照意义的。

艾青的诗歌由于根植于民族的土壤中而具有了厚重的文化意蕴，诗歌融合了中西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又值得我们学习。他诗歌中所会聚的精神——面对无比艰难困厄的环境仍能执着信仰而不动摇，内心始终保持了对国家、民族、土地的深挚的爱，将个人完全融入民族和人类并愿为之献身的宗教式的情感等都值得我们不断地在阅读中去感受去默化去浸润。他的诗歌倾注了诗人对社会、人生、历史的不断深入的思考，他的诗歌不仅仅立足于故乡的山水，不仅仅立足于他一生经历的苦难和坎坷，他的诗歌还面对了整个人类的心魂，这就是为什么说艾青不仅属于我们这个民族，更属于全世界，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心底普遍的一种情感和信仰，并以自己的一生在实践着这理想。

开放的世界，才有开放的文学。文化的交流是我们的诗人和诗歌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这是20世纪那些闪烁着人道的光辉走向世界的大诗人的共同走向，以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研究为支点，我们看到，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当代文学要走向世界，当代诗歌创作要走向世界，世界范围的文化借鉴与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站在建设文化大省，弘扬浙江精神的背景中，艾青诗歌的现代性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加强浙江地域特色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使我们的地方特色历史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和传播，对浙江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有可供参照的借鉴意义。立足于金华，对应于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需要，弘扬特色地域文化，挖掘和继承金华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营养，成为“婺文化”走出浙江、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结合“婺文化”发展的现代语境，发掘艾青诗歌中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艺术精华和文化精神，成为我们更好地打造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途径。

艾青是从浙江走向世界的伟大诗人，他我们从脚下的这块土地中汲取了生生不息的精神营养，浙江要走向世界，必定要回到艾青，回到他的诗歌，回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因为艾青的路就是我们民族的路。

### 参考文献：

- [1] 骆寒超. 骆蔓. 艾青传——时代的吹号者[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
- [2] 汪亚明. 土地与太阳：艾青的艺术世界[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3] 骆寒超. 艾青评传[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 [4] 齐宏伟. 文学·苦难·精神资源[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 [5] 杨匡汉，杨匡满. 艾青传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 [6] 周红兴. 艾青的跋涉[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 [7] 张永健. 艾青的艺术世界[M]. 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8.